

◎ 恰是百年风华专题——那些年·那些画

韦辛夷画史：与时代共谐振



韦辛夷

1956年生于山东济南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，济南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，山东省书画学会副会长，擅长中国人物画，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，1992年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刘国辉教授工作室，为首届中国人物画高级研修班成员。曾任第四届、第五届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；第五届、第六届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；第五届、第六届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。终身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知识宝库里，《拾荒者》中蜷缩一隅，汲取精神食粮的老者即是真实的写照；

波诡云谲世事蛸蟾的历史浮沉里，《闯关东》中艰难困苦奋力抗争的人们，即是时空的定格……

一直以来，以悲悯之心关照世事情态，再以绘画图式映照出来，是韦辛夷先生的不懈追求。他的画或风雷激荡，或淡然蕴籍，总是能俯拾即是，妙机其微；他的画或天马行空，或一念红尘，总是能返虚入浑，满载而归——历史的、人文的理念，深植于他的作品之中，无论是题材构思，形象塑造，还是笔墨经营，精神生发，每每可以体味到他的苦心孤诣，每每让观者赞叹钦佩！

“士当以器识为先”，韦辛夷先生以“大我”之心，在寂寞中坚韧情志，在荆棘中拓荒攀登，才有了如此多的气格高蹈、感情真挚，题材广泛，细腻动人的画作面世。

回顾党的百年历程，发现筚路蓝缕的

每个阶段，韦辛夷先生都有其相应的精品力作问世——他与时代共谐振，他为时代鼓与呼，他用手中的画笔将历史记录并升华，将时代映射和寄托。

其中，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的美术佳作有《闯关东》《鸿蒙初辟》《苟坝的马灯》《蓄须明志》，每一幅都显示出其深厚的功力、动人的气魄——《闯关东》高三米，宽六米，六十多个人物，先生用沉郁浓重的笔墨，再现了那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大迁徙。《闯关东》重在一个“闯”字，人们历经苦难却仍然充满希望，衣衫褴褛却步履未停，形象地塑造了山东人“不甘落后，不惧风险，敢闯敢创，善作善成”的闯关东精神。

韦辛夷先生1991年创作的《鸿蒙初辟》，时隔30年，仍是个“大热门”。这件作品独辟蹊径，遍藏巧思，先生没有选择南湖里的画舫，没有选择上海“一大”会址，而是选择了李大钊与陈独秀在骡车里促膝相约建党的场景。这是他运用逆向思维、侧向思维的一次成功的范例。只见地转天旋混沌初开，一驾骡车满载信仰坚定前行，黑暗与光明、寒冷与热血，现实与理想在此刻交织，气象宏大，让人遐想，更让人触动。而这一历史瞬间，也在最近热播的《觉醒年代》里被网友广为赞誉，称作是建党“名场面”。

《苟坝的马灯》是在云贵高原那个乍暖还寒的长夜里，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的命运奔波，他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，丝毫不顾及个人荣辱，在万分紧急的时刻，为红军点亮一盏真理之灯，智慧之灯，希望之灯。

《蓄须明志》则是铮铮铁骨对日寇无言地宣战。一撇一捺的胡须此刻成为气节与胆识的写照。

《在那个夏天》展现了钢铁企业女工的风采；《谁持彩练当空舞》为我国第一位载人飞船宇航员杨利伟造像；2009年创作的《大地之子——袁隆平》更是震撼非常。为了表达自己对袁隆平先生的崇敬之情，在高达2米的画面上，专意刻画了他的容貌，他的笔触运用了稻田和稻穗的意向，把袁隆平先生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和贡献艺术地呈现了出来。这种巧思与深情，在哀悼袁隆平先生逝世的当下，更显珍贵与悲戚，令人动容。

反映改革开放以后的作品，当属《小岗村之夜》《好日子》《信念》和《拯救希望》了。

《小岗村之夜》在沉默中爆发，十八位开拓者神情肃穆地围坐在老旧的矮桌旁，注视着那张决定命运的、按满手印的从小学生练习本撕下的纸页。桌上的油灯闪烁着微光，为这僻乡寒夜带来了一星灯火，这是即将燎原的烈火，在这燃烧的火光里，我们已经能够听到隐隐的春雷声。



▲《小岗村之夜》240cm×200cm 1999年创作 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

《好日子》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感恩和向往；《信念》是对“非典”肆虐的抗争；《拯救希望》则是汶川地震中人民解放军驰援大爱，每张每幅都注满了真情与深情。

新时代里，韦辛夷先生的作品开始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文化需求。

《腊月二十三》里，他有感于“用当下这个地球上最高科技的迁徙形式，去完成一件亘古延续的亲缘仪式”的春运现象，他用画笔进行了通感并移情的升华，通过对一群群匆匆旅客的描绘，展现了新时代人们幸福感的个性诠释。

《吾问西东》是向大师致敬，更是对文化与文明的设问。穹顶之下，50余位东西方圣贤，滔滔雄辩，思想交锋；春风化雨，水乳交融，呈现了世界文明史上辉煌的“轴心时代”。这件作品在穿越的时空里蕴含了深度哲学思考和人文内涵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、东西方文明美美与共的完美阐释与解读。这件作品用纯粹的中国画的材质与手法来展现如此宏大的命题，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画面生成和笔墨表达，面对这颇有小百科全书式的全景展示，我们除了发一声浩叹，还能再说什么！

细品韦辛夷先生的作品，是从幽微到微芒，再从微芒呈现出了光芒——《鸿蒙初辟》《蓄须明志》里闪烁着领袖先驱、志士仁人的理性之光；《闯关东》《小岗村之夜》里凝聚着希望之光；在《谁持彩练当空舞》《拯救希望》《大地之子——袁隆平》里，闪耀着时代英雄的精神之光；在《吾问西东》里，绽放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文明之光……这些光亮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互相凝聚，串联起了韦辛夷先生的历史画创作生涯，串联起了一个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，这种清醒先觉的思想之光，也引领着观众从一幅幅美术作品中，去领略什么是从艺术的角度去对生活真实与历史真相的生动再现，去领略真善美之光！

说到对生活真实与历史真相的生动再现，让我想到了杜甫的“诗史”。杜甫

之诗作所以被称为“诗史”，是因为杜甫诗作数量庞大，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其诗作中都有反映，且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、更为具体、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。他用诗句将国家兴亡、百姓遭遇一一记录，这些豪迈悲悯关照苍生的诗句铿锵有力，这份悲天悯人欲赋其身的赤诚之心热切动人……韦辛夷先生心之所向，情之所系，思之所感，笔之所触，创作焦点也从未离开过火热的生活，沸腾的时代。他常说：“我赶上了好时候，对国家和时代怀有很深的感恩之心，与时代同步伐，记录时代，传播时代精神，是美术工作者的担当和责任。”他几十年的孜孜以求，几十年的锲而不舍，几十年的披肝沥胆，几十年的悲欢乐，就是向着这个既定的目标前进。他热爱绘画，也愿意托付终生，正是这份热爱，加持了时间的温度，定格了空间的角度，确定了心胸的维度，提升了眼界的高度，不经意间修得“以画记史”之果，这样，以史立心，以史入画，就成了韦辛夷先生的使命担当和精神寄托，“以画记史”便是他的目标锁定和气象云端！

闭门即是深山，提笔即是修行。隔些日子不见，韦辛夷先生必定又完成一件大作。每看他的创作札记，仿佛能想象他在工作室翻检资料，苦思冥想，奋笔泼墨，细心收拾的场面。爬山很难，但在攀援了一座又一座“高峰”后，他对创作过程中的苦辣甘咸都欣然受之，再咀嚼成快乐。

“生命的方式有两种——腐烂或者燃烧。”这句高尔基的话韦辛夷先生铭记于心。他在《吾问西东》的札记中曾经写道：“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一个常数，控制生命长度的法官是时间，时间最典型的特征：急不来也留不下，只能在过程中去消耗——或者无所事事，白白地浪费掉（腐烂），或者去做事情发出亮和光（燃烧）——我选择了后者，选择燃烧的方式就是画画。我愿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得，通过绘画物化成一团光亮，不管是萤火之光，还是炬火之光，只要发光，就没有愧对这一生。”

（文/贾佳）



▲《大地之子》226cm×180cm 2009年



▲《鸿蒙初辟》210cm×210cm 1991年